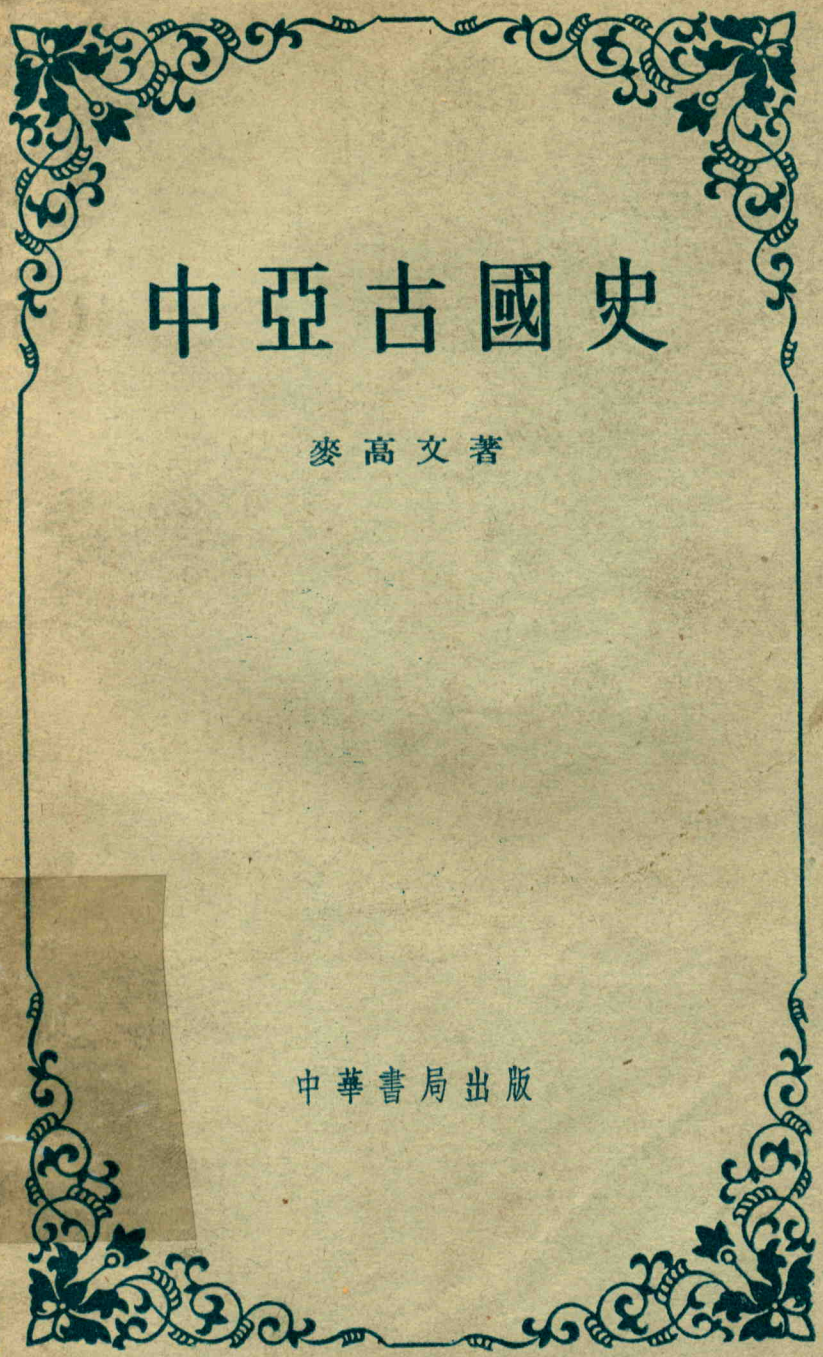


A decorative border with floral and scrollwork patterns in the corners and along the sides, framing the central text.

中亞古國史

麥高文著

中華書局出版

K36
(W) 1

0081512

中 亞 古 國 史

W. M. 麥 高 文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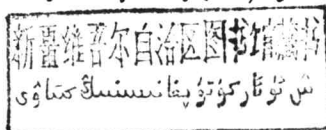
章 巽 譯

(一部分係節譯)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XT0-0081512

中 華 書 局



537184

內 容 提 要

本書共分三卷：第一卷敘述中央亞細亞最古時期的歷史發展，北部生活著塞西安人和薩爾馬希安人等，南部活動著巴克特里人和波斯人等；說明了當我國漢朝向西方開發交通前在中亞本來具備着怎樣的居民和文化背景。第二卷敘述公元前三世紀至公元後二世紀間匈奴勢力的興衰，也連帶說及當時中亞方面的情形。第三卷敘述公元二世紀後向西遷移的匈奴人，怎樣經由中亞而侵入歐洲，促成歐洲加速發生各族人民大遷移的運動，並且加速了羅馬帝國的崩潰；對於另一支侵入波斯和印度的白匈奴人，也有所說及。

本書係根據美國資產階級學者麥高文的原著譯成（一部分係節譯），可供讀者採批判的態度來加以參考。書中附有插圖及地圖數幅，書後附有附註、附錄及參考書目。

中 亞 古 國 史

〔美〕W. M. 麥高文著
章 巽 譯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 10 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17 號

上海洪興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

*

850×1168 1/32·9 5/8 印張·218,000 字

1958 年 11 月第 1 版

1958 年 11 月上半部第 1 次印刷

印數：1—2,300 定價：(9) 1.30 元

統一書號：110 8.78 58.7 京型

目

錄

譯者贅言	7
著者原序	9
緒論——中央亞細亞在世界史上的地位	13
“世界史”內容的擴展——中央亞細亞和馬的養育——犍的起源 ——中央亞細亞的藝術——中央亞細亞和文化刺激力自東向西 及自西向東的傳播——玻璃、絲、印刷術、火藥——政治史：塞 西安人——匈奴人——中央亞細亞和中國史——中央亞細亞和 波斯史及印度史——亞細亞人的侵入歐洲——匈奴人、阿哇爾 人、保加利亞人及匈牙利人——塞爾柱突厥人和奧托曼突厥人	

第一卷 雅利安族先驅者

第一章 土耳其斯坦的太古居民	32
土耳其斯坦是人類搖籃的說法——中央亞細亞的古代“陶器繪 製者”——安諾的發掘——西南俄羅斯的屈列波利文化——中 國西北部的古文化——這些古文化間可能的聯繫——北方游牧 人的興起——他們種族的、語言的和文化的特性——北方游牧 人由中央亞細亞向外的發展——他們的征服北印度和波斯	
第二章 北方的塞西安人和薩爾馬希安人	40
有記載的歷史之開始——西米里安人——塞西安人的遷移和早 期征略——塞西安人的後期歷史——塞西安人的衰落和薩爾馬 希安人的興起——馬薩該達人、奄蔡人、阿蘭那人——塞種和康 居——塞西安人的種族——他們的語言——塞西安文化——家	

畜和馬的重要——馬背乘騎的歷史——塞西安的衣服和袴的歷史——武器和甲冑——天幕——政治組織——戰術——婚姻——葬禮——宗教——塞西安藝術

第三章 南方的巴克特里人和索格底人.....68

巴克特里人及其他的南土耳其斯坦居民——他們和塞西安人及波斯人的關係——巴克特里亞的初期歷史——亞契門尼特帝國之興起及其征服巴克特里亞——亞歷山大大帝之征服巴克特里亞——塞留古帝國統治下之巴克特里亞——巴克特里王國與帕西安王國之興起——巴克特里亞與帕西安的後期歷史——巴克特里亞和祇教——阿峇斯陀經典中所表現的伊蘭文化

第二卷 匈奴帝國之興亡

第四章 匈奴帝國之前期.....97

蒙古利亞之古居民——匈奴帝國之崛起（公元前 209—141 年）——匈奴與漢之爭霸（公元前 140—101 年）——匈奴帝國之漸衰（公元前 100—51 年）——匈奴臣服於漢（公元前 50—公元後 8 年）

第五章 匈奴帝國之後期.....138

匈奴帝國之重建（公元 9—46 年）——匈奴帝國之轉變（公元 46—73 年）——匈奴與漢再起劇爭（公元 73—88 年）——亞洲大陸之新形勢（公元 88—106 年）——匈奴帝國之最後崩潰（公元 106—166 年）——南匈奴之餘波

第三卷 西遷後之北匈奴

第六章 侵入歐洲之匈奴人（第一期）.....157

歐洲東南部之狀況——塞西安與薩爾馬希安之領地——哥德人及其他日耳曼諸族——阿蘭那人——土耳其斯坦境內之北匈奴人——匈奴人征服阿蘭那人——匈奴人征服東哥德人——匈奴人擊敗西哥德人——西哥德人避居羅馬帝國境內——他們的叛

變並擊敗皇帝法倫斯——西哥德人之定居於巴爾幹及東哥德人之定居於巴諾尼亞

第七章 侵入歐洲之匈奴人(第二期).....174

匈奴人之在俄羅斯南部——他們的逐漸進入匈牙利平原——匈奴對於日耳曼族諸人民施加壓力之結果——瑞維人、凡達爾人及阿蘭那人——西哥德人入侵意大利及法蘭西——勃根底人和法蘭克人移入法蘭西——匈奴王國之崛起於匈牙利——奧克塔兒及路阿王朝——白里達及阿提拉之即位——匈奴對於歐洲北部之征略——阿提拉成為唯一的統治者——阿提拉之王廷——阿提拉與東羅馬帝國——阿提拉之進犯法蘭西——阿提拉之進犯意大利——阿提拉之死及匈奴王國之分裂——較後的匈奴人及保加利亞人——阿哇爾人之到來

第八章 侵入波斯及印度之匈奴人.....203

公元 150至400 年間之中央亞細亞——波斯的薩山帝國——印度的笈多帝國——“Chionites 人”——嚙噠人或白匈奴人之崛起——嚙噠人之語言及文化——嚙噠人之西遷——他們的征服喀什加里亞及土耳其斯坦——嚙噠與薩山帝國之鬥爭——嚙噠之征服印度——突厥之興起及嚙噠之衰亡

附註.....224

附錄.....249

(一)中央亞細亞的史前史.....249

(二)塞西安人的種族和語言特性.....249

(三)薩爾馬希安諸部落.....251

(四)巴克特里亞之古史.....253

(五)帕西安人的語言特性.....254

(六)左羅亞斯脫的時代及地域.....255

(七)匈奴人即 Huns.....256

(八)土蘭尼安或烏拉爾阿爾泰語羣.....257

(九)匈奴人及 Huns 人之語言.....258

(十)匈奴君主之名號.....259

(十一)匈奴諸鄰族.....260

(十二)月氏、烏孫及塞種之西遷	264
(十三)大夏與 Tochari	268
(十四)土耳其斯坦之中國地名	273
(十五)罽賓之地位	274
(十六)迦膩色迦之時代	275
(十七)嚙噠征略之時代	275
參考書目	278
插圖目錄	
(一)塞西安人畫像	43
(二)中央亞細亞之古陶片	44
(三)貴霜時代之佛像	100
(四)喀什加里亞所得之佛像	100
(五)古佛像	100
(六)幼克來鐵狄斯之貨幣	100
(七)中國之大長城	101
(八)匈奴單于像	127
(九)中國古墓	127
地圖目錄	
(一)土耳其斯坦古居民分布圖	35
(二)塞西安人和薩爾馬希安人分布圖	47
(三)波斯帝國圖	72
(四)匈奴帝國圖(公元前 174 年)	119
(五)中央亞細亞圖(約公元前 100 年)	132
(六)喀什加里亞及附近區域圖	135
(七)中央亞細亞圖(約公元後 70 年)	144

譯者贅言

這冊中亞古國史，原名“The Early Empires of Central Asia”，是美國西北大學教授威廉·蒙哥馬利·麥高文（William Montgomery McGovern）所著，出版於1939年。原書除“緒論”外，分四卷：第一卷敘述當我國漢朝以前的中央亞細亞的歷史發展。當時中亞的大勢，北部生活着塞西安人和薩爾馬希安人等，南部則活動着巴克特里人和波斯人等。第二卷共五章，敘述西漢時期（及以前）匈奴人的歷史。第三卷亦五章，敘述東漢時期匈奴人的歷史。這兩卷書裏面，也涉及當時西域方面的情形，敘述了漢人和匈奴人如何發展其勢力於中亞。第四卷也分五章，前兩章述南匈奴在漢朝滅亡後的歷史，至所謂五胡十六國時期而止，因為此後正統的匈奴人即不復見於中國史了；次二章述西遷後的北匈奴，怎樣經由中亞而侵入歐洲，促成歐洲發生各族人民大遷移的運動，加速羅馬帝國的崩潰；最後一章，則述及另一支的匈奴人，或與匈奴人有密切關聯的人民，即所謂嚙唃人或白匈奴人者，侵入波斯及印度的經過。

對於我們中國的讀者說起來，麥氏這書比較有用的，是第一卷和第四卷的最後三章。其第一卷，說明了當漢朝的漢人及匈奴人向中亞發展前，那兒本來具備着如何的居民及文化背景。其第四卷的最後三章，說明了那些在中國史上失蹤了的北匈奴人，其最後命運為如何，其對於世界史所造成的重大影響又如何。這一切，頗

足以補我國舊有史籍之不足。至於麥氏原書的第二卷、第三卷，及第四卷的前兩章，多取材於我國正史，這對於外國人之治中國史者，固然有其需要，但對於中國的讀者却沒有很多的價值。

因此譯者於 1941 年受中華書局約譯本書時，採取了一種變通辦法。除原書的第一卷完全依舊譯出外，特將原書的第二卷、第三卷，及第四卷的前二章，合併成爲一卷，加以節譯，質言之，就是將討論匈奴人在中國史上活動情形的敘述，節譯成爲一卷，此爲本書之第二卷。至於原書第四卷的後三章，即討論遷入歐洲、波斯及印度境內的匈奴人之史事者，則獨立使成一卷，完全譯出，此爲本書之第三卷。在本書的第一卷和第三卷中，譯者完全依照原文，採用直譯；至本書第二卷則採取節譯的辦法，但求保留原書主要的敘述線索而已。

原書除“附註”外，還有數萬字的“附錄”，和一個比較詳盡的“參考書目”，今皆附於譯本之後。（“附錄”中的前兩節，以及“參考書目”裏面有一部分對於中國史籍的介紹，對中國讀者無甚意義，譯時也曾加以刪節）。

最近中華書局決定要把這個譯本付印，曾由譯者於 1956 年 11 月至 1957 年 3 月間再將舊譯稿校看了一遍，並將“緒論”裏面的第四節予以刪除。（這一節敘述 1939 年即原書出版時的中央亞細亞的國際關係和政治局勢，內容陳舊而多錯誤，對一般的讀者已經完全沒有保留的價值了。）

這本書是一個美國資產階級學者的著作，著者的立場觀點是不合於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我們必需嚴格採取批判的態度來讀它，這一點是要特別提出來請讀者們注意的。

譯者。1958 年 2 月 12 日。

著者原序

本書獻給西北大學政治學教授凱內脫·華萊士·科累格羅夫
(Kenneth Wallace Colegrove)先生

親愛的凱內脫：

我現在將這微小的著作獻給你，聊以申謝你對我的許多厚惠，和你對我的不斷鼓勵及援助。

你不啻是本書的義父，因此之故，我覺得應將產生本書的經過，向你陳述一番。

數年以前，當我為講授“民族與民族主義”一課而搜集資料時，我對於東歐及近東的一些國家，尤其是對於芬蘭、匈牙利和土耳其，特別感到興趣。

隨而又深深感覺到歷史傳統在這些國家中的重要。為求了解並認識她們當前的政治局勢，我常需要去尋求其歷史的背景。不久我就認清，除非我能先將她們種族的、語言的和文化的史跡探究明白，即無從理解這些國家中的居民之當前態度。

這三種人民，據信皆來自中央亞細亞。因之自然需要先去研討一部分的中亞歷史。我旋即發現關於此一部分歷史的可靠著作，竟異常稀少。從這一地區中，不斷地有一批一批的人民，四出征略，往往深切影響全世界歷史的進程；可是關於這些人民遷徙的波濤，我們所得而見的記述，却驚人的稀少。固然也有許多零星的專著及論文，其中多數皆帶有高度的專門性，涉及種種晦黯的專題，

但我竟找不到一冊綜合的著作，能概括敘述本問題的全貌，使人獲得一個“鳥瞰”。

因此我決定以簡略的方式，準備來寫一篇綜括中亞歷史諸重要階段的簡短論文，這主要的爲便利我自己。我希望大約寫一百頁便殼了，可是不得了，我旋即發現我自己已被捲入一件龐大的工作中了。有關本問題的許多學者們，其意見竟非常紛歧，我爲要辨別是非，找尋真相，竟不得不對於所有的學說，作進一步的鑽研。

其始我想將所有近代西方學者所著述的第二手資料，或至少將英、法、德文寫成的資料，搜集起來。多數這些資料，已開列在本書的“參考書目”中。不幸我却不習俄文。我的至友 Andrew Haensel 先生，曾從我受業，原籍是俄羅斯人，謝謝他的好意，代我探究了許多俄文資料，並寫成精美的提要供給我。我雖得由此獲得了許多有趣且有價值的暗示，但我在本書中並未引用俄文資料，因爲我到底是未能去直接運用牠們的。不過這些俄文資料，雖富興趣，但對於我從西歐學者方面所得的知識，在本質上也並沒有甚麼修正。

從而又發現，所有這些第二手的資料，雖具有價值，但對於我的需要還不能滿足。爲要認識史跡的真相，勢不能不去鑽研第一手的原始史料。不幸這些原始史料，是以多種不同的語文寫成的，其中最重要的，是拉丁文、希臘文、漢文、波斯文和阿拉伯文。此外在亞美尼亞及突厥資料中，也偶而有一些材料可得。

人生短促，而語言之學無窮。我曾在近東漫遊數月，對於突厥語和波斯語，有一些皮毛的認識，於阿拉伯語亦然；可是這只是一點皮毛而已，對於以這些語言著述的高深而專門的歷史著作，我仍然無力運用。因此之故，關於此等史料，我只能根據歐洲語的譯本；至於亞美尼亞語，我是一無所知的，當然更如此。幸而以此等

語文寫成而有關中央亞細亞的資料，多數都已經譯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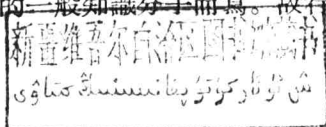
對於古典文學，我昔曾從事學習，因之處理拉丁和希臘資料時，便比較容易得多了。所有對於此等資料的引用，皆根據原本。雖然如此，但我並未以古典學者自炫（尤其希臘文是非常艱難的），只要有現成的譯本可用，我總樂於假用，這只要看本書的“參考書目”便可知。

而關於中央亞細亞歷史的最重要資料，却是以漢文寫成，而包含在中國的正史中的。中國史料之正確和豐富，可說遠勝其他一切資料的總和。幸而我自幼生長在遠東，我的學習中國語文，是和英語同時學習的。加以近年來因職務關係，迫使我對中國語文，不但繼續保持接近，且更有所增進。

因之當我從事研究有關中亞的中國史籍時，所遇的困難反較處理其他問題為少。雖然，任何一個人，尤其是任何一個外國人，都不能自稱他力能完全了解古典的漢文。因此之故，我總審慎地去參考一切西人對於中國資料的譯本，並將我所欽敬的先輩作家之譯文，拿來和我自己的譯文比較。這種參考和比較，多次使我自己得免於重大的錯誤。有時我却也發現，像 Chavannes, de Groot, Parker, Hirth 和 Weiger 等偉大的漢學家，也偶有千慮之一失，我便大膽地捨棄了他們的見解了。當沒有現成的譯文時，我便自己來譯。

學問如逝水，後浪催前浪，往往前修未密，後出轉精。我敢斷言，我一定有不少的舛誤。但我在本書的“附註”中，已審慎列出所從取材的一切來源，俾後我而研究中亞史者，得更易於指出我的舛訛。

最後，尚有一言。本書的主體，係為對素來隱晦的東方歷史感覺興趣的一般知識分子而寫。故行文時力求簡明扼要。一切對於



537184

史料出處的註明，一切冷僻而專門的討論，以及一切學者們之間尚有爭論的問題，都附入本書之末，普通讀者不去理會牠們也可以。我並且請求，假如幸承任何專門學者惠讀本書時，希望他肯在讀畢這些附加的材料後，再來評判本書的全體。

歲月不居，忽焉數載，我已搜集起來許許多多有關中央亞細亞歷史的資料，從最古的時代起，直至今日為止。

在你的鼓勵之下，也可說是由於你的要求，如今我將這些歷史資料之中的古代部分，編成本書付印。

假如本書幸而能遇到良好的反應，假如你仍肯鼓勵我繼續工作，我希望能將其餘的資料，再編著一本討論後期中亞諸帝國歷史的新著，其討論的範圍將述至最近該一地區的一般狀況。

你永遠忠貞的友人 威廉·蒙哥馬利·麥高文

緒論 中央亞細亞在世界史上的地位

“世界史”內容的擴展——中央亞細亞和馬的豢養——袴的起源——中央亞細亞的藝術——中央亞細亞和文化刺激力自東向西及自西向東的傳播——玻璃、絲、印刷術、火藥——政治史：塞西安人（Scythians）——匈奴人——中央亞細亞和中國史——中央亞細亞和波斯史及印度史——亞細亞人的侵入歐洲——匈奴人、阿哇爾人（Avars）、保加利亞人及匈牙利人——塞爾柱突厥人（Seljuk Turks）和奧托曼突厥人（Ottoman Turks）

所謂“世界史”的範圍，在前一世紀中，曾有重大的變化。當十八世紀時，世界史的意義就是希臘和西歐的歷史，前面再加上一章取材於舊約的猶太史。既而關於史學的研究，特別在近東考古學方面，有了驚人的進展，結果遂使埃及、巴比倫尼亞和亞述的文明發展情形，也加入世界史的領域。

更到後來，世界史的範圍，又擴展到了東方。若干學者之單獨進行研究印度和中國史跡，固已歷數十年，但是直待二十世紀開端後，史學家纔普遍一致承認這些東方國家的發展，具有世界的重要性，不能和整個人類進化史分離。

可是到了目前，還有一個廣大而真正重要的地域，除少數專家外，一般對它常常是太忽視了。這一地域就是中央亞細亞——其實中亞之地，對於有關人類通史的一切問題，都是具有重要性的。

(一)

歐洲乃至美洲的文化、政治和經濟生活，都頗受到中央亞細亞的激盪之賜。這些對於世界文明的貢獻，我們將逐一加以檢討。現在我們且先從發源於本區的風俗習慣（人類學者稱此為“文化特徵”）開始。

人類的能穀豢養野獸，加以利用，對於人類文明，是重要因素之一。我們現在曉得，野馬的最早豢養，實始於中亞草原；所謂“馬的文化”——即以馬供拉曳之用，較後更加以乘騎——就是從中亞區漸傳到世界他處去的。因而若干和馬有關的事物——如馬鞍及較後發明的踏蹬——其亦起源於中亞，實無足異。

更有趣的，是中央亞細亞所加於人類衣飾（特別對於男性衣服）的影響。因為他們養馬和騎馬之故，古代的中亞人民，不得不廢棄當時他處人民普遍服用的寬袍，而發明一靈便之物，就是我們所稱為袴的。最初若干世紀中，袴的服用，僅限於中亞人民，但後來因騎馬的習慣漸普及，於是穿袴的習慣，也由中亞傳至世界其他各處。

和乘馬有密切關係的又一中亞產物，是韉；古代幾普遍於各地的屐履，遂漸為韉所代。這些原始的韉，或以皮製，或以氈製；由此又可知氈的製造，應亦為中亞文化特徵之一，後漸由此傳至世界各地。更在此後，中亞人民又最先發明在韉和鞋上加一後跟的習慣。

普通當我們一想到中央亞細亞的居民，無論是古代的，或近代的，常以野蠻人視之。可是有趣得很，近年的考古工作，却發現中亞的古代人民，其藝術傳統已有高度的發展。更重要的，據學者們研究的結果，曉得這些古代的中亞藝術，一方面對於歐洲藝術的發展，另一方面對於中國及遠東藝術的發展，竟都具有相當

的影響力。

由此可見中央亞細亞本身對於文化史的貢獻，實為遠大。而尤其重要的，厥為此一區域在舊世界各部分文化特徵互相傳播中所占的地位。

許多年來，即已承認我們“歐洲”文化的起源，大部分須通過羅馬和希臘，而上溯到古代埃及及近東人民“對於文明之征服”；可是直到近年，一般仍以爲印度及遠東偉大的古典文明，是另一完全分離獨立的文化進展系統之產物。最近的史學研究和考古發現，已證明上述理論的謬誤。遠在有史紀錄以前，爲“文明”發源地的近東，和歐洲、亞洲其他各地之間，就已經有文化刺激力的傳播和流通了。

此後文化傳播的方向，常相反而相成。新的發明，新的思想，和新的風俗習慣，仍繼續由歐洲或近東傳至東方、印度及中國；然而印度，尤其是中國，常能居西土之先，以貢獻其文化特徵，這些文化特徵對於整個西方世界的歷史，實具遠大影響。從這許多東、西文化刺激力的不斷交換，纔可以進言世界史，以別於其他分疆劃界的區域史。

於此有特別重要的一點：這些文化特徵的互相交換，多數皆經過中央亞細亞。例如吸收歐洲的諸多發明，傳播至於中國的，就是中亞人；而許多中國的發明，也由他們帶回歐洲。因此之故，假如印度和中國而可包含於世界史的範圍中，則中央亞細亞顯然也應受同樣的待遇。

中央亞細亞爲西方和東方的中介者，此舉實足以重大影響全人類的文化發展，我們於此，但舉二三重要之例。這些文化特徵的互相交換，其開始遠在有史紀錄之前。當人類歷史的曙期，近東和中國北部的人民，都知道使用輪和鋤，且都種植小麥、稷和大麥，由

此事實，可見兩地人民或已有若干文化聯繫。這一理論，更因在中亞安諾（Anau）地方所進行的發掘工作而增強其力量；安諾的發掘，指明曾一度繁榮於該地的文明，實為古代近東文明和遠東文明之間的一種“失去的聯繫”。最近又因曾在華北發現若干史前陶器的遺留，其上有強烈的西方影響之痕跡，遂使上述理論，更獲進展。

及進入歷史時代後，我們發現緊接亞歷山大大帝遠征後的一時期中，西方復以大量的文化刺激力，藉中亞人民而傳至遠東。當時有一派的希臘藝術，建立於現時阿富汗北部，曾投廣大的影響於土耳其斯坦各地，並經土耳其斯坦而卒達中國，使中國的繪畫和雕刻，產生完全的革命。其時中國的音樂，亦起重大變化，此舉也可能係受希臘影響所致。

希臘、羅馬的玻璃，經中亞而傳入中國，對於中國的工藝也有廣大影響，且間接促成中國瓷器的發明。更在此後，當公元第七及第八世紀時，若干歐洲的家具，如床、桌、椅等，也經中亞境內突厥諸部東傳，遂使中國人的室內生活大起改變。事有可珍異者，直至很近的時期以前，東方人民之享用上述室內用具的，猶僅限於中國人。最後，我們當更述及有一時期，景教（Nestorian christianity）曾在中亞人民中獲得多數的信徒。該教旋又由中亞傳入中國，當公元第七世紀時，中國的首都，已有一繁榮的基督教社團存在。

和中國及歐洲間的接觸有密切關聯的，是中國和波斯間的交通。波斯的影響，在農業方面特別顯明。當公元前第二世紀時，中國因和中亞接觸之故，遂得自伊蘭區域（Iranian world）輸入苜蓿（Alfalfa）和葡萄樹（Grapevine）。此後數世紀中，許多其他的植物，也由波斯經中亞傳入中國，使中國的家庭經濟隨之發生重大變化。中國的甲冑和戰略的發展，所受伊蘭的影響也重要。摩尼教（Manicheanism）為三世紀時的波斯宗教，在中亞境內久與基督教